

後漢書

三十五

袁張韓周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

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

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

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敢受從事瞿然而止

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

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

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二府舉安能

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

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

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

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

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當為

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二

便司徒相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議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相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議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

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
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
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
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
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
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
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
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
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
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三

河南尹向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

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

黨賓客於名都大郡

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皆

其賓客前書曰十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

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
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

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

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

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

蠡王阿修

徒冬反

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

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美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隊赫然命將爰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四

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二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

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一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

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

後傳三五 漢書卷四十五 五

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詔書自殺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九後遂反

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

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

反嗚音一故反 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

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
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
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二十萬言初拜郎中
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
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
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
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繫憂國也未
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
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相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
策封侯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

後傳三三五 漢書卷四十五 六

異策免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

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揚以累世三公子

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

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

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珠畫棺音義云以

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含使五

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

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

官隗字文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

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

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二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

後傳三五 漢書卷四十五 七

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

自訟

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

書奏而俊獄已報

謂奏報論死也

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

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鄧太后馳騎以

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

情斷意其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

音一

刀在前棺

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以臣嘗在

近密

謂為尚書郎

識臣狀貌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

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生復生陛下德過

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
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
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敬
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死于盱
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
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
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
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元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八

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消瘦為其垂涎閔厚丁

寧此間不知我慎勿宣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

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

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

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

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

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

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

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

謂郤錡郤缺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八公所殺事見九卿延熹末黨事將作閔

遂散髮絕世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
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曰於室
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
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
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
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女南先賢傳曰

閔臨卒教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觀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擊為藏一弟忠弘節

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
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乘光武八代孫也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九

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

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

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

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

交趾獻帝都許當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

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

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大學其從父達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

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

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

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

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王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
王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表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

戰並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
死也

先受之遂稱風疾昏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

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承謝

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五口多陰謀禍也其 邴吉

有陰德夏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侯太子巫

尉監時宣帝年一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

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三輕重一切皆殺之

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况親

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

後傳三五 漢書卷四十五 十

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后勝曰

此未一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

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 終陳掌不侯而

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表

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正可謂王

臣之烈躬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

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

亦宜乎此論並華 張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教父

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 教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

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

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相祭，勤力不怠。聚

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

宮。小侯，解見明紀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

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

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

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後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

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

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也。悟曉也。上

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十一

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

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關，冀蒙留恩，託備冗官。

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

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醜好

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莊二十萬，其亟之官

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

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臧，猶不至

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

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

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

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

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

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前郡守以青反廣蒼君曰聲之幽也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 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

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

極位乃上疏薦青二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

此為司空所辟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自酺出

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

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

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鮒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元和二年東巡

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

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 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

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

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

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

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

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驕稱御意以

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御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

隸校尉也頃之嚮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

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陽市丞

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醜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

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

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醜願自引臧罪以辭景

命醜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

皆勿遣及竇氏敗醜乃上疏曰臣實愚蠢不及大

體鄭玄注周禮云蠢愚也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

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

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十三

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

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穰

疾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醜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

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

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

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

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有二宥之義

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之於公曰某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

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

不完免宜裁加貨宥以崇厚德和帝感誦言徒壞

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誦為太僕數月代尹睦

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

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

賜錢三十萬誦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

小黃門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

惟得失與國同心而托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

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紀司徒固疾

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偃僕勿露所救偃僕言恭敬從命也

左氏傳曰一命而偃再命而俯誦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誦雖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十四

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誦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

常來候誦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誦府舉酒上

壽極歡平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

齎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

堂誦從容謂稱曰二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

令二府各實其掾史誦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

懷恨會復共謝闕下誦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

誦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誦有怨言天子以誦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誦位

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

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

也於是策免輔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輔公忠帝亦雅重

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

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

相輔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

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掃地而祭也故輔遵奉之吾為三公既

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

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庶施祭其下而已庶屋也曾孫

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音磐若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揚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

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

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

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頹當

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

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

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

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

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

怨者章之

章謂令上章告言也

事下案驗吏以校掩蔽與病專

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

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

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

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

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

淬刀劍特堅利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

汝南即楚分野

推成作鍛成

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

得推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

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十六

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

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

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

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

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

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

下交不黷

易下繫之辭也

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

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

奏龍論為城曰

前書音義曰城曰輕州之名也書稜在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曰稜在

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
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
為憂國忘家賜布二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
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
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
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稜孫演順帝
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相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南大
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
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
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
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
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
徐龔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
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一城今復得備宰士
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
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
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

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

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為山

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

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小有名譽

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

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

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郎

王郎故曰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麗之志聞於州里

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蘊藏也匱也二三墳之篇五典之策

無所不覽伏義神農皇帝之書曰三墳少昊屬文著辭

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

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

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

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

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

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

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

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

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
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
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
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
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
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
拜尚書令蔡噴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
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
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
虎賁左驗頓頭血出覆面與二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

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
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

後傳三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十九

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
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
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
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相也中子忠少歷列位
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雋共敗李傕於曹陽也忠子暉前為洛
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
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
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
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

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惟德不忘延世

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模稜榮事君志同鸚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顧之逐鳥雀也

袁張韓周列傳第二十五

郭陳列傳第二十六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六

郭躬傳 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程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

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平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大

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

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八年九

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

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

平中奉車都尉賞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

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

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

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

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

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也

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

帥且漢制榮戰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戰曰榮帝

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

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

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

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

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

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才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

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

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今章

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

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

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成邊者重人命也今死

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

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

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

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答詣金城以

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

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

暉音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第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大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

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

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官者

傳再遷尚書今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

臣茲黨於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上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

也宜顯爵士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穎侯食邑

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

賜冢坐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

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

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

謚曰昭武侯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

尉鎮弟子儋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

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

後傳三十九

三

鴻至司隸校尉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

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

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

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李高以明法律斷獄

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

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

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放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衍及子訢孫恭三

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

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

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職官

郭鎮

至穎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
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
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
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
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
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嬰怒而
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言人雖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也夫不

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柱直矣夫賢
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

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
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惟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貪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名故城在今四州虹縣西南交音尸交反曾

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
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

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

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男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寬並誅死何武為前將

陳寵

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徙之上黨呂覽事起莽案鞠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

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

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二子參豐欽皆

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

猶用漢家祖獵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游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

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入問其故咸

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

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

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

傳三十一

五

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

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

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

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

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一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

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

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

奏上之其後八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陳寵

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

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晉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

緩也言過誤有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

惟以正道理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

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

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庶幾既平必宜

濟之以寬解益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

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

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

笞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

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

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

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

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

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

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

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

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

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

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和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

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母事務於寬厚其後遂

詔有司絕鈗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鈗持也說文曰鈗鐵鉞也其炎反鉞音步

葉反鑽臍川謂鑽去其臍音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

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

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論報

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

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

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

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

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

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

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交生草木皆欲明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

為正周以為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而周以為歲首也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二北郊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十二月陽氣已

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

為春十二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

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二微成著以通三統

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選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二禮

義宗曰二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

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

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

白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

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

陳寵

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數度曰三微而成周以天元殷

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

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

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

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明大刑

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

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若以降威怒不可謂

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早之所由咎

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

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

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

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

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

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道陛下

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革百載之

失建永平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

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

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

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

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器重皇后弟侍中

陳龍

後傳三十五

八

竇憲

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薦真定令張林為

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

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

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

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

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

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

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

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女奴貪許訟日百

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

後傳三十六

九

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

洛縣各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

每

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

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

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

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

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

與中山相汝南張郴

光武子中山王馬相也

東平相應順

東平王蒼孫敞

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

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

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

陳寵

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其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

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曰鈎

校得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二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二十也故甫刑

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二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

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

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

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

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

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年一蠲

後傳二十六 十一

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

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

罪贖罪一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

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

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

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

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

經書奏議温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

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

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

陳寵

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

也石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

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

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

遂寢而苛法稍繁入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

十二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麻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

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去楷刑也音奇敗反作音室玄用少如蠶室美說文曰楷驟牛也驟音繒漢舊儀注曰少府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若虜獄有狂易謂狂而易性也解臧吏三出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

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

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

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

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

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忠臣盡蹇謬

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二

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二

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
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是以高祖舍周昌

桀紂之譬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桀紂之主也
上桀不之罪也
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
文帝幸慎夫

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盜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
不坐帝亦起盜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

人豕乎上大悅人
豕解見皇后紀也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武帝為館

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
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

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昔晉平公問於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

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

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已此

上皆見今明詔崇高宗之德
高宗殷王武丁也有維登鼎耳而維懼而修德位以

永推宋景之誠
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比日不聽天感其誠熒

惑為之退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

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一臺
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
必承風

響雁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

妄有譏刺
管穴八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
雖苦口逆耳

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

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

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事沛國施延為侍中

陳史

延後位至太尉

謝承書曰延字君子新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三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

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幣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

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

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

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摺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

後頻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

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

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

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筴也是以明者

後傳三十一

十三

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

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不縱宜即罪之用謹勅不善之人也

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

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

彊盜論語孔子曰邑厲而內盜乎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

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

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良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陰食音寺而頃者

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

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查

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

斂說文曰人小步也言踞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

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逐逐迫也或

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

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各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

也○劉放曰案文但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

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

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它郡縣

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府檄也正法依法也

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

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

後傳二十六

十四

為詔又切勅刺史嚴加糾罰異以猛濟寬驚懼茲

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

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

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

大臣得行二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

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

三月皆勿徑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

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劉放曰案文祝當作祝尚書孟布等奏

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

陳忠

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晉書曰告寧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

者各更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子告賜告子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二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

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

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

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

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

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曹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

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羨我之人作詩自

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小雅羨我之詩也羨羨長大貌也羨羨也言孝子憂思中

心不精不識我蘿誤以為高也其詩曰羨我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注云餅小而壘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壘大而盈言為壘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

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

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建

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

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雕損大漢之興雖承衰

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

禮記

禮記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 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

郡國舉 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在衡臺云 三

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大臣終喪

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 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

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 臣

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

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 官豎不便之竟

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

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

帝乳母三聖女也 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

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

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

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

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以為負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徂注云徂

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 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

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極亡凶并音必姓反 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 徐岱

之濱海水益溢兖豫蝗蝻滋生蝻各蝻子也 荆揚稻收儉

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

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杼柚其空也 臣聞洪

陳忠

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

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

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

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父

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

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

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

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

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備時徵役無度儲積也時具也老弱

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

後傳二十九 十七

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

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

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

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

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

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乃高帝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

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謂道傍嫣驅不見王怒以為皇太后位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水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

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

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佞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

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日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微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以為然而憐之

哀帝持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公卿大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

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兇大司馬傳喜哀帝怒下博獄自

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

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兇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

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

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四方衆異不

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二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

後傳三十一

十八

災責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忠以為非國舊體上

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曾定公之辭

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

坐為起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

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

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

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

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

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又不

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

以地震策免司空陳瓌瓌字伯仁盧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

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

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君矣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

牛上尊酒令審刻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

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

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

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

置方負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

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瓌崇大臣待下

後傳三十一

十九

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

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

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

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

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

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

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

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眾庶多怨之而忠數

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

陳忠

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
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
詡追奏忠等罪過當出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潛

寵○劉放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

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

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

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以情忠

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貶黜施于孫子

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鼓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